

0304

邯郸近代城市史

郝良真 孙继民

山西人民出版社

邯郸近代城市史

邯郸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邯郸文史资料 第九辑



EC23/06

邯郸近代城市史

郝良真 孙继民 著

*

测绘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邯郸市文具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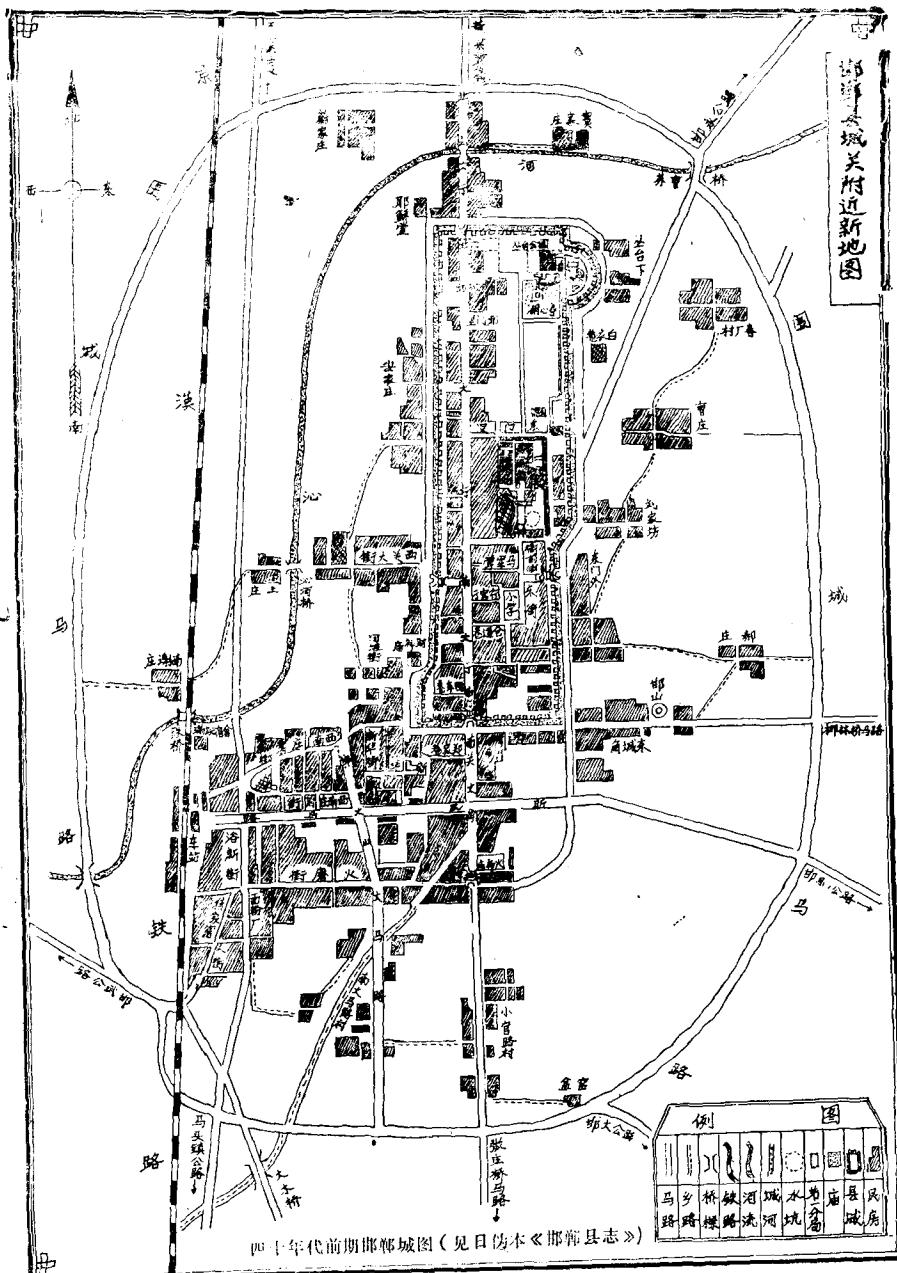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印张8.75 ·字数220千字

1992年11月第一版 ·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6001—3000册 · 定价：5.50 元

ISBN 7-5030-0598-X/K · 212

邯郸县城及附近新地图



四十年代前期邯郸城图（见日伪本《邯郸县志》）

序

邯郸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典故荟萃，人杰地灵。邯郸兴起于殷商后期，战国时期是赵国的国都，西汉时期是“五都”之一，被誉为“天下名都”。但东汉以后，逐步降为一个普通的封建县城。

本世纪初，伴随着京汉铁路的通车，其自然资源的优势得以发挥，邯郸被推上近代文明的发展道路，从此揭开了邯郸近代城市发展的历史帷幕。到民国时期，邯郸便产生了民族资本的近代企业。30年代，邯郸很快发展成为冀南地区的商业城市。在抗日战争时期，邯郸城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倍受侵略者的殖民蹂躏。日寇为了控制华北，掠夺冀南地区丰富的煤、铁、棉花资源，采取了极端的政治、军事、经济手段，把邯郸变成了对抗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堡垒和统治冀南战略区域的政治、军事中心。这在客观上加强和提高了邯郸的城市地位。1945年10月4日，邯郸获得新生，使垂垂衰滞的古城焕发了蓬勃生机。不久，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冀鲁豫军区等革命机关迁驻邯郸市，邯郸成为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在解放战争时期，邯郸市根据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理论和路线，在战时经济的特定条件下，对城市政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制定了一系列以保护和发展城市工商业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政策，不仅很快恢复和发展了经济，支援了解放战争，而且逐步实现了由商业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过渡。这对我们党在建国初期制定的城市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指导意义。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邯郸才真正走向复兴，在近代城市发展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城市。

在邯郸的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之间，近代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它是古代邯郸向现代邯郸的转折，是现代邯郸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人们对邯郸的近代了解似乎远不如对古代了解的多。人们常津津乐道于战国时期邯郸经济的繁盛、军事的强大和流传千年的佳话，甚至如数家珍，但对近代邯郸却知之甚少或茫然无知，这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我从50年代初到邯郸市内工作，对邯郸是有深厚感情的，是比较了解邯郸近代和现代的发展变化的。我在长期分管城市建设与经济建设工作的实践中，深感我市近代历史图书资料的缺乏，有关部门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历史的阐述，不能尽如人意。郝良真、孙继民两同志专门写了一本邯郸近代史著作，使我悉而欣慰。两个青年人在前几年出版的《邯郸简史》一书中，曾专辟章节，介绍了近代邯郸城市发展的基本线索，但由于受书之体例和资料的影响，不免有简略之感。这次作者在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之上，又专门以近代邯郸的城市发展为研究对象，写成了这本《邯郸近代城市史》，它是作者数年辛勤笔耕的结晶，体现了作者酷爱家乡的一片真挚感情，可敬可贺。这本书比较全面地记述了邯郸在近代时期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内容，是系统研究邯郸近代的第一部专著，为人们提供了一把了解邯郸近代城市发展的钥匙，也是开展热爱家乡教育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好读本。同时，它对于繁荣邯郸城市文化，促进地方史研究，开展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金无足赤，物无全美，著书立说也不例外，因受资料等因素的制约，书中对有些问题还不能展开详尽论述，相信作者今后在众多读者的批评和帮助之下，会使之更加完善的。

马云亭

1992年11月15日

目 录

第一章 近代邯郸的开端	(1)
一、古代历史述略	(1)
(一) 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	(1)
(二) 古代邯郸的兴衰	(3)
二、近代前夕的经济与社会	(5)
(一) 落后的经济与文化	(6)
(二) 传统的阶级结构	(10)
(三) 传统的经济结构	(12)
(四) 传统的生活方式	(16)
三、京汉铁路通车与邯郸近代的开端	(18)
(一) 京汉铁路通车与邯郸站建成	(18)
(二) 近代城市的开端	(20)
第二章 商业城市的初步形成	(25)
一、民国时期的政区与政治	(25)
(一) 政区沿革	(25)
(二) 县政府机构的演变	(26)
(三) 黄纱会与天门会对邯郸城的占领	(28)
(四) 国民党的邯郸县党部	(32)
(五) 中国共产党在邯郸的组织与活动	(33)
二、交通与邮电业的兴办	(39)
(一) 近代公路的修筑	(39)
(二) 公路运输业的经营	(42)

(三) 溢阳河水运	(45)
(四) 邮电通讯设施建设	(46)
三、开发中的农矿业	(47)
(一) 水利设施的兴修	(48)
(二) 植棉业的发展	(50)
(三) 顺成煤矿与复兴煤矿的开办	(57)
四、机器工业的出现与手工业的发展	(59)
(一) 近代工业企业的创办	(60)
(二) 手工业规模的扩大	(68)
五、民国年间邯郸商业市场的日渐兴旺	(73)
(一) 北洋政府时期商业市场的形成	(74)
(二) 国民政府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及特点	(78)
六、民国时期的教育与文化	(84)
(一) 新式教育的创办	(85)
(二) 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发展	(87)
(三) 民国年间的文化发展概况	(90)
第三章 殖民地统治背景下经济的畸形发展	(100)
一、三个政权并存的政治局面	(100)
(一) 日寇的残酷统治及其伪政权	(101)
(二) 中共领导的抗日政权	(107)
(三) 国民党的邯郸县政府	(109)
二、日寇对交通运输业的控制	(110)
(一) 垄断性的交通建设	(111)
(二) 垄断性的运输经营	(113)
三、经济资源和民族工业的劫难	(117)
(一) 日寇对棉花资源的掠夺	(118)
(二) 民族工业遭到的摧残	(120)

四、殖民地化的商业经济与冀南商业中心的形成	(122)
(一) 商业区街与城市建设	(123)
(二) “组合”机构对市场的垄断	(124)
(三) “军管理”金融对市场的统治	(127)
(四) 冀南商业中心地位的确立	(128)
五、教育及教育界的抗日斗争	(136)
(一) 普通教育概况	(137)
(二) 职业教育与文物浩劫	(138)
(三) “星火社”及爱国知识分子的抗日活动	(140)
第四章 在战时经济条件下向工业城市的过渡	(143)
一、解放邯郸与平汉战役	(144)
(一) 古城的新生	(144)
(二) 邯郸破“梦”	(148)
二、人民政权的诞生	(155)
(一) 中共邯郸市的党组织建设	(155)
(二) 城市的政权建设	(161)
三、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	(167)
(一) 边区政府的诞生	(167)
(二) 边区政府在邯郸	(169)
(三) 边区政府迁驻武安	(178)
四、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	(179)
(一) 解放初期的土地情况	(180)
(二) 城乡土地改革的全面展开	(181)
(三) 对错斗工商业的退补	(185)
(四) 土改的完成及其意义	(187)
五、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89)
(一) 公路的修筑与管理	(189)

(二)	裕通公司的创办	(191)
(三)	铁路的修筑与管理	(194)
(四)	航运的恢复与发展	(197)
(五)	马车与人力车运输的管理	(199)
六、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		(200)
(一)	邯郸市的工商业政策	(200)
(二)	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206)
(三)	商业在恢复中日益繁荣	(213)
(四)	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226)
七、财政税收的新体制		(228)
(一)	财政的方针与管理	(229)
(二)	税制与税种	(232)
(三)	财税工作的特点和作用	(236)
八、边区的金融中心		(237)
(一)	冀南银行在邯郸的经营	(238)
(二)	瑞华银行的创办	(242)
(三)	中国人民银行邯郸办事处的设立	(246)
(四)	群众信用社与民间银号	(248)
九、城建与民政		(254)
(一)	市政建设的全面展开	(254)
(二)	民政事业的创立	(261)
十、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成就		(264)
(一)	普通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264)
(二)	成人教育的开办	(268)
(三)	城市文化艺术的繁荣	(270)
(四)	医疗卫生事业的兴办	(273)
后记		(278)

第一章 近代邯郸的开端

古代邯郸经历了兴起、繁盛、衰落、停滞的历史过程，尽管它有着战国秦汉时期几百年堪称自豪的繁荣时代，但更多的是东汉以后凋弊不堪和满目萧条的痛苦。就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最初几十年里，邯郸依然保持着古代封建城市的落后面貌，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到本世纪初，随着京汉铁路的通车，邯郸一带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得天独厚地理位置优势的发挥，同时又在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的推动下，邯郸才摆脱了千余年衰败与停滞的阴影，开始跨入了近代文明的门坎，使这座垂垂耄耋的古城踏上了充满坎坷甚至痛苦呻吟然而却是不可逆转的复兴之路。当然，邯郸的复兴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条件下无法想像，而邯郸的真正复兴是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才得以实现的。但1906年京汉铁路的正式通车，毕竟揭开了邯郸近代城市发展的历史帷幕。

一、古代历史述略

（一）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部，位于东经 $113^{\circ}45'50''$ — $114^{\circ}38'48''$ 和北纬 $36^{\circ}20'$ — $37^{\circ}02'$ 之间，京广铁路的两侧，东与肥乡、永年交界，南与磁县、成安相邻，西与武安接壤，北与永年毗连。东西宽约32公里，南北长约26公里，总面积约为608平方公里^[1]。邯郸处于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西侧，境内有平原、丘陵、盆地和

低山，全区地势西高东低。西缘为太行山余脉，呈南北走向，山脉北端是紫山，亦称马服山（因赵国大将赵奢“马服君”封号而得名），主峰海拔498米，是邯郸境内最高峰。紫山以南为低缓山丘，有堵山、牛首山、半个山等，海拔均在200米以上。山地以下至京广铁路以西为起伏倾斜的丘陵岗地。丘陵分布于自西而东的沁河南北，两组丘陵相距约4公里，中间形成一个箕形盆地，平均海拔自74米至65米不等。京广铁路以东为冲积、洪积平原，地势平坦，海拔平均57米。

境内河流有滏阳河、沁河、渚河、输元河。滏阳河为子牙河南源，属海河水系，发源于峰峰矿区，流经磁县，出阎家浅又北流入邯郸县境，经北张庄、市东郊、苏里再转东流经南吕固、贾村、尚壁、亓固而入永年县境，是境内唯一的常年流水河。该河在40年代之前曾是邯郸境内同时也是冀南地区的一条重要的内河航运水道，对邯郸近代城市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近年河水流量大减，苏里以下河道经常水枯断流。沁河发源于西部山区，有三源：北源为岩嵛河，出紫山南麓；中源为牛叫河，出武安车辋口一带；南源出南李庄村南。三源合流后横穿市区北部，至南苏曹入滏阳河。沁河流域是邯郸先民最早居住和活动的地区，邯郸境内最早的考古遗址都分布于沁河沿岸的台地上。渚河，又名塔河，出境内西南丘陵，有二源：一为蔺家河，一为阎家河。合流后辗转东流，经羊井、赵王城，至罗城头入滏阳河。输元河，发源于境内西北部紫山，东南流经周窑、黄窑、聂庄，又折东北经黄粱梦入滏阳河。1951年又于市区西部的齐村筑大坝，导沁水东北至薛庄入输元河，是引洪河道。除滏阳河外，其余三河均为季节河。

邯郸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也很丰富，西部山地迤西一线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有煤、铁、铝矾土、耐火土、硫铁矿、含钾砂页岩、石炭岩等，其中煤和铁尤为丰富。煤炭储量高达40多亿吨，铁矿石储量在6亿吨左右，且富矿比例较高。除矿藏外，古

代邯郸还有着丰富的水资源和动植物资源。根据邯郸境内和周围地带的考古发掘，在磁山、涧沟等遗址发掘出有众多的动物遗骸，如东北鼢鼠、蒙古兔、猕猴、花面狸、金钱豹、梅花鹿、四不象鹿等。西汉时期，汉王朝中央军曾引牛首水（今沁河）、拘水（今渚河）灌邯郸城，北朝时期成书的《水经注》也说以上二水“洪湍双逝，澄映两川”。东魏时期，孝静帝曾于“邯郸之西山”打猎。《邯郸县志·地理志》所载明代张成教《圣井感应记》也说：“邑城之西多岭阪，亦多溪泉，泉之穿沙喷壑，不可胜数”。说明古代特别是原始社会时期，邯郸曾有过茂密的森林、充足的水源和繁多的动物。

（二）古代邯郸的兴衰

邯郸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早期人类在本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必要的自然条件。根据考古发现，早在7350多年前，位于邯郸之西20多公里处的武安磁山一带就已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又据《考古》1965年第4期所刊《邯郸百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957年第15期所刊《1957年邯郸考古发掘》揭示，位于沁河沿岸的百家村和涧沟曾发掘出仰韶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众多的文化遗存说明，原始社会时期的邯郸先民已经创造出了相当水平的物质文明。殷商时期，邯郸一名已经出现，战国时期成书的《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2】}。这表明：在殷纣王统治时期的公元前11世纪，即距今3000多年前邯郸之名就已存在。虽然这时的邯郸还不可能有城市的规模，但起码也是一个集中了不少人口的居民聚落，它可以视为邯郸城市最早的雏形。

西周春秋时期，邯郸先后隶属卫国、北狄和晋国。公元前491年，晋国六卿之一的赵简子攻占邯郸，从此邯郸成为晋阳赵氏

的领地。这一时期邯郸已经具有了都市经济的性质，具备了一定的城市规模。《春秋·谷梁传》襄公二十七年记，卫献公之弟卫鮒“出奔晋，织纴邯郸，终身不言卫。”《韩非子·外储说左》记，“中牟，晋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国语·晋语》还记“邯郸之仓库实”。邯郸的制鞋业或织网业分工之细^{【3】}，邯郸在晋国地位的重要和邯郸仓库中物资的丰富^{【4】}，都显示出春秋后期的邯郸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城市了。

战国至西汉时期，是古代邯郸发展黄金时代的繁荣鼎盛。在政治方面，邯郸是战国时期七雄之一赵国的国都，其时间长达158年。秦灭赵后，邯郸又是当时全国36郡之一邯郸郡治所在。西汉时期，邯郸又成为西汉主要诸侯王封国赵国的都城，前后约200年。邯郸作为区域性政治中心保持了近400年的时间。在经济方面，战国时期邯郸就已成为黄河以北地区最大的手工业和商业城市，是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城市。至西汉，邯郸更成为一个“拥有十几平方公里的城区面积和几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形成了以冶铁业为支柱行业，包括铸铜业、制陶业等在内的手工业体系和贸易发达、管理严密的商业体系”^{【5】}。当时的“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6】}。到西汉末年，邯郸进而成为除京师长安之外的全国“五都”之一。《汉书·食货志》称：“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邯郸在“五都”中仅次于洛阳，位居第二，古代邯郸的城市发展臻于顶峰。

东汉时期，邯郸开始自顶峰跌落，人口锐减，城区面积缩小，经济由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变为以农业为主。虽然这时邯郸仍是诸侯王国都之一，但其地位同西汉时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至东汉末，屡遭战乱的邯郸益形衰落，在曹操当政的建安17年（212年）便废置赵国，将邯郸割属魏郡。从此邯郸失去了昔日几百

年的赵都地位，降为普通小县。魏晋南北朝时期，邯郸几度转属于广平郡、魏郡之间，并曾一度废县。隋初复置邯郸县，属洺州（后改称武安郡）。唐永泰元年（765年）改隶磁州。明代初期属广平府，直至清末。在东汉末到清末的1000多年时间里，无论是天下太平的盛治，还是兵连祸结的乱世，邯郸的政治经济地位再也没有大的改变，基本处于衰落和停滞之中，人口最多时不过数万，最少时只有数千，城区面积在明初洪武年间“南不过斜街口，北不过观音阁，远不及二里，东西不及半里”^{【7】}。当然，由于邯郸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又是官传驿道必经之地，其经济在明清时期也有过某种程度的恢复，城区面积在嘉靖年间增加至方八里，滏阳河水利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南关市桥一带成为全县的商业中心，但这种有限的恢复发展并没有超过一般县城的范畴，更无法与战国时期的邯郸相提并论。

二、近代前夕的经济与社会

1840年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开端，但作为内陆地区“地处边徼，风气闭塞”^{【8】}的邯郸，却是在1906年才跨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迎来了古城复兴的曙光。因此，我们把1840年至1906年这一时期称为邯郸的近代前夕。

1840年至1906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由一个独立主权的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由古代进入了近代。这一时期，在中国相继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一系列新的阶级；发生了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以及方兴未艾的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出现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产生了近代大工业，沿海沿江地区的商品经济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产生了一

系列近代都市，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对古老的邯郸似乎没有立刻发生多大的影响，除了1900年邯郸曾发生过规模有限的响应义和团运动的农民反洋教斗争和1903年相继实行改邯山书院为高等小学堂、开办警察、设立劝学所等带有近代色彩的“新政”之外，邯郸仿佛像与世隔绝的世外桃园，置身于急剧变化的时代之外而无动于衷。邯郸依然是直隶广平府九个属县之一，依然是经济文化落后的穷乡僻壤，依然保持着古老而传统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生活方式。也就是说，邯郸还依然处在近代社会的前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叙述中得到印证。

（一）落后的经济与文化

近代前夕的邯郸，依然是经济文化落后的穷县，这在人口、土地、经济条件和教育等方面都有体现。人口方面：据《邯郸县志·行政志》，同治初年邯郸全县共有17345户，60763人，光绪初年为17000户，58694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17345户，77673人。同治初年的户数与光绪十九年的户数相同。如果以每户平均人口计算，同治初年为3.5人，光绪十九年为4.48人。同治初年每户平均人口似嫌略少，应以光绪十九年统计数字较为准确。再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77《咸丰、同治两朝的人口数》，同治十二年（1873年）全国总人口为277133224人。又据同书甲表89《中国历代县户口数、每县平均户数及平均口数》注附表，光绪年间全国县数为1305个，同治年间的县数不详，但可以肯定少于光绪年间。即使以同治十二年的人口数除以光绪年间的县数，每县平均人口也有 212362.62 人之多，远远高于邯郸全县光绪十九年（1893年）77673口的数字。仅从人口而言，邯郸也是小县。如果说仅仅人口绝对数字还不足以说明经济开发水平的话，那么人口城乡分布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当时邯郸人口

分布的基本状况是绝大部分在农村，一小部分在城区。清代全县有7乡30社，每社分为十甲。在城社、西南社属城内，城东南部的三堤社、刘村社、崔曲社、西留社属惠政乡，泊子社、河沙社、杜家社、堤西社属孝义乡；城东部的城东社、胡家社、代召社、上宋社属剑池乡；城东北部的柳林社、屯子社、元固社属丰平乡；城西部的郝村社、户村社、郑村社、邢台社、新兴社属紫峰乡；孟仵社、望逯社、孟庄社、百家社属海城乡。全县共有306个自然村，即分布于上述7乡30社之中。当时各村人口情况没有记载，假设平均每村有55户200多人，则全县人口的17345户和77673口中就有16800多户和75000多口人分布在农村，城区人口只有500到600户和2000多人。据载，邯郸县城南北长2里半，东西宽1里，约合今0.6平方公里。县城内驻有官府各衙署机构，另有丛台风景区、驿递、庙祠、书院等，其余才是居民住宅区，只有南门里及南关一带才是商业街区。因此，除去官员、衙役及为官府服务的人员外，务工经商的人口最多不过1000多人。这个城乡人口分布的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邯郸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

土地方面：据《邯郸县志·财政志》所记，清代全县各地土地总数为722789亩。再据《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61《清代各朝各直省田地数》，光绪十三年(1887年)全国土地共有911976606亩。以全国土地总数除以全国总县数，光绪十三年(1887年)全国每县平均拥有土地为698832.64亩。邯郸全县土地总数略高于全国各县平均土地数量2万多亩，在全国属于中等县。再据上表，光绪十三年(1887年)直隶全省土地总数为86651512亩，当时直隶所辖县数为105个^[9]，则直隶各县平均土地数为825252.49亩，邯郸全县土地数低于全省县平均土地数10万多亩，在全省属于中等偏下的县份。就土地而言，邯郸也的确是“土狭民瘠”之县，直接制约着邯郸经济社会的发展。